

中·国·经·典·小·说·系·列

# 三侠五义

[清] 石玉昆/著

下

三侠五义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(中国经典小说系列)

# 第六十三回 救莽汉暗刺英雄成 寻盟兄巧逢桑花侠

## 三侠五义(下)

(清)石玉昆 著

藏书

图书馆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ARCTIME  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人民出版社

## 第六十三回 救莽汉暗刺吴道成 寻盟兄巧逢桑花镇

且说蒋四爷听胡和之言，暗暗说道：“怨不得我找不着我二哥呢，原来被他们擒住了。”正在思索，忽听外面叫门。胡和答应着，却向蒋平摆手，随后将灯吹灭，方趑趄趑趄出来开放山门。只听有人问道：“今日可有什么事么？”胡和道：“什么事也没有。横竖也没有人找，我也没有吃酒。”又听一人道：“他已醉了，还说没有吃酒呢。你将山门好好的关了罢。”说着，二人向后边去了。

胡和关了山门，从新点上灯来，道：“兄弟，这可没了事咧。咱们喝罢，喝醉了给他个睡，什么事全不管他。”蒋爷道：“很好。”却暗暗算计胡和。不多时，将老道灌了个烂醉，人事不知。蒋爷脱了道袍，扎缚停当，来到外间，将招子拿起，抽出三棱鹅眉刺，熄灭了灯，悄悄出了东厢房，竟奔后院而来。果见有三座砖塔，见中间的极大。刚然走到跟前，忽听嚷道：“好呀！你们将老爷捆绑在此，不言不语，到底是怎样呵？快快给老爷一个爽利呀！”蒋爷听了不是韩爷的声音，悄悄道：“你是谁？不要嚷！我来救你。”说罢，走到跟前，把绳索挑去，轻轻将他二臂舒回。那大汉定了定神，方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蒋爷道：“我姓蒋名平。”大汉失声道：“嗟哟！莫不是翻江鼠蒋四爷么？”蒋平道：“正是，你不要高声。”大汉道：“幸会，幸会。小人龙涛，自仁和县灶君祠跟下花蝶来到此处，原要与家兄报仇，不想反被他们拿住，以为再无生理，谁知又蒙四爷知道搭救。”蒋爷听了，便问道：“我二哥在那里？”龙涛道：“并不曾遇见什么二爷。就是昨晚也是夜星子冯七给小人送的信，因此得信到观音庵访拿花蝶，爬进墙去，却见个细条身子的与花蝶动手。是我跳下墙去帮助。后来花蝶跳墙，那人比我高多了，也就飞身跃墙，把花蝶追至此处。及至我爬进墙来帮助，不知那人为什么反倒越墙走了。我本不是花蝶对手，又搭上个黑胖老道，如何敌得住，因此就被他们擒住了。”蒋爷听罢，暗想道：“据他说来，这细条身子的倒像我二哥。只是因何又越墙走了呢？走了又往何处去呢？”又问龙涛道：“你方才可见二人进来么？往哪里去了？”龙涛道：“往西一面竹林之后，有一段粉墙（想来有门），他们往哪里去了。”蒋爷道：“你在此略等一等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转身形来到林边一望，但见粉壁光华，乱筛竹影，借着月光浅淡，翠荫萧森，碧沉沉竟无门可入。蒋爷暗忖道：“看此光景，似乎是板墙。里面必是个幽僻之所，且到临近看看。”绕过竹林，来到墙根，仔细留神，踱来踱去。结构斗笋处，果然有些活动。伸手一摸，似乎活的。摸了多时，可巧手指一按，只听咯噔一声，将消息滑开，却是个转身门儿。蒋爷暗暗欢喜，挨身而入，早见三间正房，对面三间敞厅，两旁有抄手游廊。院内安设着白玉石盆，并有几色上样的新菊花，甚觉清雅。正房西间内灯烛明亮，有

人对谈。泽长蹑足潜踪，悄立窗外。只听有人唏嘘叹气。旁有一人劝慰道：“贤弟，你好生想不开，一个尼姑有什么要紧，你再到如此，未免叫愚兄笑话你了。”这说话的却是吴道成。又听花蝶道：“大哥，你不晓得。自从我见了她之后，神魂不定，废寝忘餐。偏偏的她那古怪性儿，决不依从。若是别人，我花冲也不知杀却了多少。惟独她，小弟不但舍不得杀她，竟会不忍逼她，这却如何是好呢？”说罢，复又长叹。吴道成听了，哈哈笑道：“我看你竟自着了迷了。兄弟，既如此，你请我一请，包管此事必成。”花蝶道：“大哥果有妙计，成全此事，慢说请你，就是叫我给你磕头，我都甘心情愿的。”说着话，咕咚一声，就跪下了。蒋爷在外听了，暗笑道：“人家为媳妇拜丈母，这小子为尼姑拜老道。真是无耻，也就可笑呢。”只听吴道成说：“贤弟请起。不要太急，我早已想下一计了。”花蝶问道：“有何妙计？”吴道成道：“我明日叫我们那个主儿假做游庙，到她那里烧香。我将蒙汗药叫她带上些。到了那里，无论饮食之间下上些，须将她迷倒，那时任凭贤弟所为。你道如何？”花冲失声大笑，道：“好妙计，好妙计！大哥，你真要如此，方不愧你我生死之交。”又听吴道成道：“可有一宗，到了临期，你要留些情分，千万不可连我们那个主儿清浊不分，那就不成事体了。”花冲也笑道：“大哥放心。小弟不但敢，从今后，小弟竟把她当嫂子看待。”说罢，二人大笑。

蒋爷在外听了，暗暗切齿咬牙，道：“这两个无耻无羞、无伦无礼的贱徒，又在这里设谋定计，陷害好人。”就要进去，心中一转想：“不可，须要用计。”说罢，转身来到门前，高声叫道：“无量寿佛！”他便抽身出来，往南赶行了几步，在竹林转身形隐在密处。此时屋内早已听见。吴道成便立起身来，到了院中，问道：“是哪个？”并无人应。却见转身门已开，便知有人，连忙出了板墙，左右一看，何尝有个人影，心中转省道：“是了，这是胡和醉了，不知来此做些什么。看见此门已开，故此知会我们，也未见得。”心中如此想，脚下不因不由的往南走去。可巧正在蒋爷隐藏之处，撩开衣服，腆着大肚，在那里小解。蒋爷在暗处看的真切，暗道：“活该小子前来送死。”右手攥定钢刺，复用左手按住手腕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听噗哧一声，吴道成腹上已着了钢刺，小水淋漓滴漓。蒋爷也不管他，却将手腕一翻，钢刺在肚子里转了一个身。吴道成哪里受得，啜哟一声，翻筋斗栽倒在地。蒋爷趁势赶步，把钢刺一阵乱捣，吴道成这才成了道了。蒋爷抽出钢刺，就在恶道身上擦抹血渍，交付左手，别在背上，仍奔板墙门而来。

到了院内，只听花蝶问道：“大哥，是什么人？”蒋爷一言不发，好大胆！竟奔正屋。到了屋内软帘北首，右手二指轻轻掀起一缝，往里偷看。却见花蝶立起身来，走到软帘前一掀。蒋爷就势儿接着，左手腕一翻，明晃晃的钢刺，竟奔花蝶后心刺下来。只听哧的一声响，把背后衣服划开，从腰间至背，便着了钢刺。花蝶负痛难禁，往前一挣，登时跳到院内。也是这厮不该命尽，是蒋爷把钢刺别在背后，又是左手，且是翻起手腕，虽然刺着，却不甚重，只是划伤皮肉。蒋爷跟步跟将出来。花蝶已出板墙，蒋爷紧紧追赶。花蝶却绕竹林，穿入深密之处。蒋爷有心要赶上，猛见花蝶跳出竹林，将手一扬。蒋爷暗说：“不好，”把头一扭，觉得冷嗖嗖从耳旁过去，板墙上拍的一声响。蒋爷便不肯追赶，眼见蝴蝶飞过墙去了。

蒋爷转身来到中间，往前见龙涛血脉已周，伸腰舒背，身上已觉如常，便将方才之

事，说了一遍。龙涛不胜称羨。蒋爷道：“咱们此时往何处去方好？”龙涛道：“我与冯七约定在桑花镇相见，四爷何不一同前往呢？”蒋爷道：“也罢，我就同你前去。且到前面，取了我的东西，再走不迟。”二人来到东厢房内，见胡和横躺在炕上，人事不知。蒋爷穿上道袍，在外边桌上拿了渔鼓筒板，旁边拿起算命招子，装了钢刺。也不管胡和明日如何报官，如何结案。二人离了铁岭观，一直竟奔桑花镇而来。

及至到时，红日已经东升。龙涛道：“四爷辛苦了一夜，此时也不觉饿吗？”蒋爷听了，知他这两日未曾吃饭，随答道：“很好，正要吃些东西。”说着话，正走到饭店门前，二人进去，拣了一个座头。刚然坐下，只见堂官从水盆中提了一尾欢跳的活鱼来。蒋爷见了，连夸道：“好新鲜鱼！堂官，你给我们一尾。”走堂的摇手，道：“这鱼不是卖的。”蒋爷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堂官道：“这是一位军官爷病在我们店里，昨日交付小人的银两，好容易寻了数尾，预备将养他病的，因此我不敢卖。”蒋爷听了，心内辗转道：“此事有些蹊跷，鲤鱼乃极热之物，如何反用他将养病呢？再者，我二哥与老五最爱吃鲤鱼，在陷空岛时往往心中不快，吃东西不香，就用鲤鱼炆汤，拿他开胃。难道这军官就是我二哥不成？但只是我二哥如何扮做军官呢？又如何病了呢？”蒋爷只顾犯想。旁边的龙涛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他先要了点心来，一上口就是五六碟，然后才问：“四爷，吃酒要什么菜？”蒋爷随便要了，毫不介意，总在得病的军官身上。

少时，见堂官端着一盘热腾腾、香喷喷的鲤鱼，往后面去了。蒋爷他却悄悄跟在后面，多时转身回来，不由笑容满面。龙涛问道：“四爷酒也不喝，饭也不吃，如何这等发笑？”蒋爷道：“少时你自然知道。”便把那堂官唤近前来，问道：“这军官来了几日了？”堂官道：“连今日四天了。”蒋爷道：“他来时可曾有病么？”堂官道：“来时却是好好的。只因前日晚上出店赏月，于四鼓方才回来，便得了病。立刻叫我们伙计三两个到三处打药，惟恐一个药铺赶办不来。我们想着军官爷必是紧要的症候，因此挡槽儿的、更夫，连小人分为三下里，把药抓了来。小人要与军官爷煎，他不用。小人见他把那三包药中拣了几味，先噙在口内，说道：‘你们去罢。有了药，我就无妨碍了。明早再来，我还有话说呢。’到了次日早起，小人过去一看，见那军官爷病就好了，赏了小人二两银子买酒吃。外又交付小人一个裸子，叫小人务必的多找几尾活鲤鱼来，说：‘我这病非吃活鲤鱼不可。’因此昨日出去了二十多里路，方找了几尾鱼来。军官爷说：‘每日早饭只用一尾，过了七天后，便隔两三天再吃，也就无妨了。’也不知这军官爷得的什么病。”

蒋爷听了，点了点头，叫堂官且温酒去，自己暗暗踌躇道：“据堂官说来，我二哥前日夜间得病。不消说了，这是在铁岭观受了暗器，赶紧跑回来了。怨得龙涛他说：‘刚赶到，那人不知如何越墙走了。’只是叫人两三处打药，难道这暗器也是毒药喂的么？不然，如何叫人两三处打药。这明是秘不传方之意。二哥呀，二哥！你过于多心了，一个方儿什么要紧，自己性命也是当要的。当初大哥劝了多少言语，说：‘为人不可过毒了，似乎这些小家伙称为暗器，已然有个‘暗’字，又用毒药喂饱，岂不是狼上加狼呢？如何使得！’谁知二哥再也不听，连解药儿也不传人。不想今日临到自己头上，还要细心，不肯露全方儿。如此看来，二哥也太深心了。”又一转想，暗说：“不好！当初

在文光楼上我诓药之时，原是两丸全被我盗去。如今二哥想起来，叫他这般费事，未尝不恨我、骂我，也就未必肯认我罢。”想到此，只急的汗流满面。龙涛在旁，见四爷先前欢喜，到后来沉吟纳闷，此时竟自手足失措，便问道：“四爷，不吃不喝，到底为着何事？何不对我说呢？”蒋爷叹气，道：“不为别的，就只为我二哥。”龙涛道：“二爷在哪里？”蒋爷道：“就在这店里后面呢。”龙涛忙道：“四爷，大喜！这一见了二爷，又完官差，又全朋友义气，还犹豫什么呢？”说着话，堂官又过来。蒋爷唤住，道：“伙计，这得病的军官可容人见么？”堂官开言说道：“爷若不问，小人也不说。这位军官爷一进门，就嘱咐了，他说：‘如有人来找，须问姓名。独有个姓蒋的，他若找来，就回复他说我不在这店里。’”四爷听了，便对龙涛道：“如何？”龙涛闻听，便不言语了。蒋爷又对堂官道：“此时军官的鲤鱼大约也吃完了，你取家伙去，我悄悄的跟了你去。到了那里，你合军官说话儿，我做个不期而遇。倘若见了，你便溜去，我自有道理。”堂官不能不应。蒋爷别了龙涛，跟着堂官，来到后面院子之内。

不知二人见了如何，下回分晓。

## 第六十四回 论前情感化彻地鼠 观古迹游赏诛龙桥

且说蒋爷跟了堂官来到院子之内，只听堂官说道：“爷上吃着这鱼可配口么？如若短什么调和，只管吩咐，明早叫灶上的多精点心。”韩爷道：“很好，不用吩咐了，调和的甚好。等我好了，再谢你们罢。”堂官道：“小人们理应伺候，如何担的起‘谢’字呢。”

刚说到此，只听院内说道：“哎哟！二哥呀！你想死小弟了。”堂官听罢，端起盘子，往外就走。蒋四爷便进了屋内，双膝跪倒。韩爷一见翻转身，面向里而卧，理也不理。蒋爷哭道：“二哥，你恼小弟，小弟深知。只是小弟委曲也要诉说明白了，就死也甘心的。当初五弟所做之事，自己逞强逞能，不顾国家法纪，急的大哥无地自容。若非小弟看破，大哥早已缢死在庞府墙外了。二哥，你老知道么？就是小弟离间二哥，也有一番深心。凡事皆是老五作成，人人皆知是锦毛鼠的能为，并不知有姓韩的在内。到了归结，二哥却跟在里头打这不明不白的官司，岂不弱了彻地鼠之名呢？再者小弟附和着大哥，务必要拿获五弟，并非忘了结义之情，这正是救护五弟之意。二哥难道不知他做的事么？若非遇见包恩相与诸相好，焉能保得住他毫无伤损，并且得官授职？又何尝委屈了他呢。你我弟兄五人自陷空岛结义以来，朝夕聚首，原想不到有今日。既有今日，我四人都受皇恩，相爷提拔，难道就忘却了二哥么？我兄弟四人在一处已经哭了好几场。大哥尤为伤怀，想会二哥。实对二哥说罢，小弟此番前来，一来奉旨钦命，二来包相钧渝，三来大哥的分派。故此装模作样，扮成这番光景，遍处寻找二哥。小弟原有一番存心，若是找着了二哥固好；若是寻不着时，小弟从此也就出家，做个负屈含冤的老道罢了。”说到此，抽抽噎噎的哭了起来。他却偷着眼看韩彰，见韩爷用巾拍抹脸，知是伤了心了，暗道：“有点活动了。”复又说道：“不想今日在此遇见二哥，二哥反恼小弟，岂不把小弟一番好心倒埋没了？总而言之，好人难作。小弟既见了二哥，把曲折衷肠诉明，小弟也不想活着了，隐迹山林，找个无人之处，自己痛哭一场，寻个自尽罢了。”说到此，声咽声哑，就要放声。韩爷那里受得，由不得转过身来道：“你的心，我都知道了。你言我行事太毒，你想想，你做的事未尝不狠。”蒋爷见韩爷转过身来，知他心意已回，听他说：“做事太狠”，便急忙问道：“不知小弟做什么狠事了？求二哥说明。”韩爷道：“你诓我药，为何将两丸俱备拿去？致令我昨日险些儿丧了性命，这不是做事太狠么？”蒋爷听了，噗哧一声笑了，道：“二哥若为此事恼我恨我，这可错怪小弟了。你老自想想，一个小荷包儿有多大地方，当初若不将二丸药掏出，如何装的下那封字柬呢？再者小弟又不是未卜先知，能够知道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，我二哥受药标，必要用此解药；若早知道，小弟偷时也要留个后手儿，预备给二哥救急儿，也省的你老恨我咧！”韩爷听了也笑了，伸手将蒋爷拉起来，问道：“大哥、三

弟、五弟可好？”蒋爷道：“都好。”说毕，就在炕边上坐了。彼此提起前情，又伤感了一回。韩爷便说：“与花蝶比较，他用闪身计，是我一时忽略，故此受了他的毒标，幸喜不重。赶回店来，急忙配药，方能保得无事。”蒋爷听了，方才放心，也将铁岭观遇见胡道泄机，小弟只当是二哥被擒，谁知解救的却是龙涛；如何刺死吴道成，又如何反手刺伤了花蝶，他在钢刺下逃脱的话，说了一遍。韩爷听了，欢喜无限，道：“你这一刺，虽未伤他的性命，然而多少划他一下，一来惊他一惊，二来也算报了一标之仇了。”

二人正在谈论，忽听外面进来一人，扑翻身就给韩爷叩头，倒把韩爷吓了一跳。蒋爷连忙扶起，道：“二哥，此位便是捕快头目龙涛龙二哥。”韩二爷道：“久仰，久仰。恕我有贱恙，不能还礼。”龙涛道：“小人今日得遇二员外，实小人之万幸。务恳你老人家早早养好贵体，与小人报了杀兄之仇，这便是爱惜龙涛了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。蒋爷道：“龙二哥，你只管放心，我等二哥好了，身体强健，必拿花贼与令兄报仇。我蒋平也是要助拿此贼的。”龙涛感谢不已。从此蒋爷服侍韩爷，又有龙涛帮着，更觉周到。闹了不多几日，韩爷伤痕已愈，精神复原。

一日，三人正在吃饭之时，却见夜星子冯七满头是汗，进来说道：“方才打二十里堡赶到此间，已然打听明白，姓花的因吃了大亏，又兼本县出票捕缉甚紧，到处有线，难以住居，他竟逃往信阳，投奔邓家堡去了。”龙涛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只好赶到信阳，再作道理。”便叫冯七参见了二员外，也就打横儿坐了，一同吃毕饭。韩爷问蒋爷道：“四弟，此事如何区处？”蒋爷道：“花蝶这厮万恶已极，断难容留。莫若二哥与小弟同上信阳将花蝶拿获，一来除了恶患，二来与龙兄报了大仇，三来二哥到开封也觉有些光彩。不知二哥意下如何？”韩爷点头，道：“你说的有理，只是如何去法呢？”蒋泽长道：“二哥仍是军官打扮，小弟照常道士形容。”龙涛道：“我与冯七做个小生意，临期看势作事。还有一事，我与欧阳爷、丁大官人原有旧约，如今既上信阳，须叫冯七到茉花村送信才是，省得他们二位徒往灶君祠奔驰。”夜星子听了，满口应承，定准在诛龙桥西河神庙相见。龙涛又对韩、蒋二人道：“冯七这一去尚有几天工夫，明日我先赶赴信阳，容二员外多将养几日。就是你们二位去时，一位军官，一位道者，也不便同行，只好俱在河神庙会齐便了。”蒋爷深以为是。计议已定，夜星子收拾收拾，立刻起身，竟然奔茉花村而来。

且言北侠与丁大爷来到茉花村，盘桓了几日，真是义气相投，言语投机。一日提及花蝶，三人便要赴灶君祠之约。兆兰、兆蕙进内禀明了老母。丁母关碍着北侠，不好推托。老太太便立了一个主意，连忙吩咐厨房预备送行的酒席，明日好打发他等起身。北侠与丁氏弟兄欢天喜地，收拾行李，分派人跟随，忙乱了一天。到了掌灯时，饮酒吃饭。直到二鼓，刚刚用完了饭，忽见丫鬟报来道：“老太太方才说身体不爽，此时已然歇下了。”丁氏弟兄闻听，连忙跑到里面看视，见老太太在帐子内，面向里和衣而卧。问之不应，半晌，方说：“我这是无妨的，你们干你们的去。”丁氏弟兄那里敢挪寸步。伺候到四鼓之半，老太太方解衣安寝。二人才暗暗出来，来到待客厅。谁知北侠听说丁母欠安，也不敢就睡，独自在那里呆等音信。见了丁家弟兄出来，便问：“老伯母因何欠安？”大爷道：“家母有年岁之人，往往如此，反累吾兄挂心，不得安眠。”北侠

道：“你我知己兄弟，非比外人，这有什么呢。”丁二爷道：“此时家母业已安歇，吾兄可以安置罢。明日还要走路呢。”北侠道：“劣兄方才细想，此事也没甚要紧，二位贤弟原可以不必去，何况老伯母今日身体不爽呢。就是再迟两三日，也不为晚。总是老人家要紧。”丁氏昆仲连连称：“是，且到明日再看。”彼此问了安置，弟兄二人仍上老太太那里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丁大爷先来到厅上，见北侠刚梳洗。欧阳爷先问道：“伯母后半夜可安眠否？”兆兰道：“托赖兄长庇荫，老母后半夜颇好。”正说话间，兆蕙亦到，便问北侠：“今日可起身么？”北侠道：“尚在未定。等伯母醒时，看老人家的家景，再做道理。”忽见门上庄丁进来，禀道：“外面有人姓冯的，要求见欧阳爷、丁大爷。”北侠道：“他来的很好，将他叫进来。”庄丁回身，不多时，见一人跟庄丁进来，自说道：“小人夜星子冯七参见。”丁大爷问道：“你从何处而来？”冯七便将龙涛追下花蝶，观中遭擒，如何遇蒋爷搭救，刺死吴道成，惊走花蝶；又如何遇见韩二爷，现今打听明白，花冲逃往信阳，大家俱定准在诛龙桥西河神庙相见的话，述说了一回。北侠道：“你几时回去？”冯七道：“小人特别前来送信，还要即刻赶到信阳，同龙二爷探听花蝶的下落呢。”丁大爷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也不便留你。”回头吩咐庄丁，取二两银子来赏与冯七。冯七叩谢道：“小人还有盘费，大官人如何又赏许多。如若没有什么吩咐，小人也就要走了。”又对北侠道：“爷们去时，就在诛龙桥西河神庙相见。”北侠道：“是了，我知道了。那庙里方丈慧海我是认得的，手谈是极高明的。”冯七听了，笑了一笑，告别去了。

谁知他们这里说话，兆蕙已然进内看视老太太出来。北侠问道：“二弟，今日伯母如何？”丁二爷道：“方才也替吾兄请了安了。家母说：‘多承挂念！’老人家虽比昨日好些，只是精神稍减。”北侠道：“莫怪劣兄说，老人家既然欠安，二位贤弟断断不可远离。况此事也没甚要紧。依我的主意，竟是我一人去到信阳，一来不至失约，二来我会同韩、蒋二人再加上龙涛帮助，也可以敌得住姓花的了。二位贤弟以为何如？”兆兰、兆蕙原因老母欠安，不敢远离，今听北侠如此说来，连忙答道：“多承仁兄指教，我二人惟命是从。待老母大愈后，我二人再赶赴信阳就是。”北侠道：“那也不必。即便去时，也不过去一人足矣，总要一位在家伺候伯母要紧。”丁家弟兄点头称“是”。早见伴当擦拭旧椅，调开座位，安放杯箸，摆上丰盛的酒席，这便是丁母吩咐预备饯行的。酒饭已毕，北侠提了包裹，彼此珍重了一番，送出庄外，执手分别。

不言丁氏昆仲回庄，在家奉母。单说北侠出了茱花村，上了大路，竟奔信阳而来。沿途观览山水。一日，来到信阳境界，猛然想起人人都说诛龙桥下有诛龙剑。“我虽然来过，并未赏玩。今日何不顺便看看，也不枉再游此地一番。”想罢，来到河边泊船之处雇船。船家迎将上来，道：“客官要上诛龙桥看古迹的么？待小子伺候爷上赏玩一番何如？”北侠道：“很好，但不知要多少船价？须要说明。”船家道：“有甚要紧。只要客官畅快喜欢了，多赏此就是了。请问爷上是独游，还是要会客呢？可要火食不要呢？”北侠道：“也不会客，也不要火食，独自一人要游玩游玩，把我渡过桥西，河神庙下船，便完事了。”船家听了，没有什么想头，登时怠儿慢儿的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是要单座了。我们从早晨到此时，并没开张，爷上一人，说不得走这一遭儿罢。多了也不敢说，

破费爷上四两银子罢。”俗语说的，“车船店脚牙”，极是难缠的。他以为拿大价儿把欧阳爷难住，就拉倒了。

不知北侠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五回 北侠探奇毫无情趣 花蝶隐迹别有心机

且说北侠他乃挥金似土之人，既要遣兴赏奇，慢说是四两，就是四十两也是肯花的。想不到这个船家要价儿，竟会要在圈儿里头了。北侠道：“四两银子有甚要紧。只要俺看了诛龙剑，俺便照数赏你。”船家听了，又立刻精神百倍，满面堆下笑来，奉承道：“小人看爷上是个慷慨怜下的，只要看看古迹儿，哪在我们穷小子身上打算盘呢。伙计快搭跳板，搀爷上船。到底灵便着些儿呀，吃饱了就发呆。”北侠道：“不用忙，也不用搀，俺自己会上船。”看跳板搭平稳了，略一垫步，轻轻来到船上。船家又嘱咐道：“爷上坐稳了，小人就要开船了。”北侠道：“俺晓得。只是纤绳要拉的慢着些儿，俺还要沿路观看江景呢。”船家道：“爷上放心。原为的是游玩，忙什么呢。”说罢，一篙撑开，顺流而下，奔到北岸。纤夫套上纤板，慢慢牵曳。船家撑舵，北侠坐在舟中。清波荡漾，芦花飘扬，衬着远山耸翠，古木撑青。一处处野店乡村，炊烟直上；一行行白鸥秋雁，掠水频翻。北侠对此三秋之景，虽则心旷神怡，难免几番浩叹，想人生光阴迅速，几辈英雄，而今何在？

正在观览叹惜之际，忽听船家说道：“爷上请看，那边影影绰绰便是河神庙的旗杆，此处离诛龙桥不远了。”北侠听了，便要看古人的遗迹。“不知此剑是何宝物？不料我今日又得瞻仰瞻仰。”早见船家将篙一撑荡开，悠悠扬扬，竟奔诛龙桥而来。到此水势急溜，毫不费力，已从桥孔过去。北侠两眼左顾右盼，竟不见宝剑悬于何处。刚要问，只见船已拢住，便要拉纤上河神庙去。北侠道：“你等且慢。俺原为游赏诛龙剑而来，如今并没看见剑在哪里，如何就上河神庙呢？”船家道：“爷上才从桥下过，宝剑就在桥的下面，如何不玩赏呢？”北侠道：“方才左瞧右瞧，两旁并没有悬挂宝剑，你叫我玩赏什么呢？”船家听了，不觉笑道：“原来客官不知古迹所在之处，难道也没听见人说过么？”北侠道：“实实没有听说过。到了此时，倒要请教。”船家道：“人人皆知：‘诛龙桥，诛龙剑，若要看，须仰面。’爷上为何不往上看呢？”北侠猛省，也笑道：“俺倒忘了，竟没仰面观看。没奈何，你等还将船拨转。俺既到此，再没有不看看之理。”船家便有些作难道：“此处水急溜，而且回去是逆水，我二人又得出一身汗，岂不费工夫呢？”北侠心下明白，便道：“没甚要紧，俺回来加倍赏你们就是了。”船家听了，好生欢喜，便叫：“伙计，多费些气力罢，爷上有加倍赏呢。”二人踊跃非常，用篙将船往回撑起。

果然逆水难行，多大工夫，方到了桥下。北侠也不左右顾盼，惟有仰面细细观瞧。不看则可，看了时未免大扫其兴。你道什么诛龙剑？原来就在桥下石头上刻的一把宝剑，上面有模模糊糊几个蝌蚪篆字，真是耳闻不如眼见。往往以讹传讹，说的奇

特而又奇特，再遇个探奇好占的人，恨不得顿时就要看看，及至身临其境，只落得“原来如此”四个大字，毫无一点的情趣。就是北侠，他乃行侠作义之人，南北奔驰，什么美景没有看过。今日为个诛龙剑，白白的花了八两头，他算开了眼了，可瞧见石头上刻的暗八仙了。你说可笑不可笑？

又遇船家纤夫不懂眼，使着劲儿撑住了船，动也不动。北侠问道：“为何不走？”船家道：“爷上赏玩尽兴，小人听吩咐方好开船。”北侠道：“此剑不过一目了然，俺已尽兴了，快开船罢！咱们上河神庙去罢。”他二人复又拨转船头，一直来到河神庙下船。北侠在兜肚内掏出一个镲子，又加上多半个，合了八两之数，赏给船家去了。

北侠来到庙内，见有几个人围绕着一个大汉。这大汉地下放着一个筐萝，口中说道：“俺这煎饼，是真正黄米面的，又有葱，又有酱，咬一口，喷鼻香。赶热呀，赶热！”旁边也有买着吃的。再细看大汉时，却是龙涛。北侠暗道：“他敢则早来了。”便上前故意的问道：“伙计，借光问一声。”龙涛抬头见是北侠，他却笑嘻嘻的说道：“客官，你问什么？”北侠道：“这庙内可有闲房？俺要等一个相知的朋友。”龙涛道：“巧咧，对劲儿。俺也是等乡亲的，就在这庙内落脚儿。俺是知道的，这庙内闲房多着咧。好体面屋子，雪洞儿似的，俺就是住不起。俺合庙内的老道在厨房里打通腿儿。没有什么营生，就在柴锅里摊上了几张煎饼，作个小买卖。你老趁热，也闹一张尝尝，包管喷鼻香。”北侠笑道：“不用。少时你在庙内，摊几张新鲜的我吃。”龙涛道：“是咧！俺卖完了这个，再给你老摊几张去。你老要找这庙内当家的，他叫慧海，是个一等一的人儿，好多着咧。”北侠道：“承指教了。”转身进庙，见了慧海，彼此叙了阔情。本来素识，就在东厢房住下。到了下晚，北侠却暗暗与龙涛相会，言“花蝶并未见来，就是韩、蒋二位也该来了，等他们到来再做道理。”

这日北侠与和尚在方丈里下棋，忽见外面进来一位贵公子，衣服华美，品貌风流，手内提定马鞭，向和尚执手。慧海连忙问讯。小和尚献茶，说起话来。原是个武生，姓胡，特来暂租寓所，访探相知的。北侠在旁细看，此人面上一团英气，只是二目光芒甚是不佳，暗道：“可惜这样人物，被这一双眼带累坏了。而且印堂带煞，必是不良之辈。”正在思索，忽听外面嚷道：“王弟二的，王弟二的。”说着话，扒着门，往里瞧了瞧北侠，看了看公子。北侠早已看见是夜星子冯七。小和尚迎出来道：“你找谁？”冯七道：“俺姓张行三，找俺乡亲王弟二的。”小和尚说：“你找卖煎饼的王二呀。他在后面厨房里面呢。你从东角门进去，就瞧见厨房了。”冯七道：“没狗呀？”小和尚道：“有狗，也不怕，锁着呢。”冯七抽身往后去了。

这里贵公子已然说明，就在西厢房暂住，留下五两定银，回身走了，说：“迟会儿再来。”慧海送了公子回来，仍与北侠终局。北侠因记念着冯七，要问他花蝶的下落，胡乱下完。那盘棋却输与慧海七子。站起身来，回转东厢房，却见龙涛与冯七说着话，出庙去了。

北侠连忙做散步的形景，慢慢的来到庙外，见他二人在那边大树下说话。北侠一见，暗暗送目，便往东走，二人紧紧跟随。到了无人之处，方问冯七道：“你为何此时才来？”冯七道：“小人自离了茉花村，第三日就遇见了花蝶。谁知这厮并不按站走路，二

十里也是一天,三十里也是一天。他到处拉拢,所以迟到今日。他也上这庙里来了。”北侠道:“难道方才那公子,就是他么?”冯七道:“正是。”北侠说:“怨不得!我说那样一个人,怎么会有那样的眼光呢?原来就是他呀!怨不得说姓胡,其中暗指着蝴蝶呢。只是他到此何事?”冯七道:“这却不知。就是昨晚在店内,他合店小二打听小丹村来着,不知他是什么意思?”北侠又问韩、蒋二位。冯七道:“路上却未遇见,想来也就该到了。”龙涛道:“今日这厮既来到此,欧阳爷想着如何呢?”北侠道:“不知他是什么意思,大家防备着就是了。”说罢,三人分散,仍然归到庙中。

到了晚间,北侠屋内却不点灯,从暗处见西厢房内灯光明亮。后来忽见灯影一晃,仿佛蝴蝶儿一般。又见噗的一声,把灯吹灭了。北侠暗道:“这厮又要闹鬼了,倒要留神。”迟不多会,见榻扇略起一缝,一条黑线相似,出了门,背立片时。原来是带门呢。见他脚尖滑地,好门道,好伶俐,突、突往后面去了。北侠暗暗夸奖:“可惜这样好本事!为何不学好?”连忙出了东厢房,由东角门轻轻来到后面。见花蝶已上墙头,略一转身,落下去了。北侠赶到,飞身上墙,往下一望,却不见人。连忙纵下墙来,四下留神,毫无踪迹,暗道:“这厮好快腿!果然本领不错。”见那边树上落下一人,奔向前来,北侠一见,却是冯七。又见龙涛来道:“小子好快腿,好快腿!”三人聚在一处,再也测度不出花蝶往哪里去了。北侠道:“莫若你我仍然埋伏在此,等他回来。就怕他回来不从此走。”冯七道:“此乃必由之地,白昼已瞧明白了。不然,我与龙二爷怎会专在此处等他呢?”北侠道:“既如此,你仍然上树。龙头领,你就在侨根之下,我在墙内等他。里外夹攻,再无不成功之理。”冯七听了,说:“很好,就是如此。我在树上高,如他来时,抛砖为号。”三人计议已定,内外埋伏。

谁知等了一夜,却不见花冲回来。天已发晓,北侠来到前面,开了山门,见龙涛与冯七来了。彼此相见,道:“这厮哪里去了?”于是同到西厢房,见格扇虚掩。到了屋内一看,见北间床上有个小小包裹,打开看时,里面只一件花氅官靴与公子巾。北侠叫冯七拿着奔方丈而来。

早见慧海出来,迎面问道:“你们三位如何起的这般早?”北侠道:“你丢了人了。你还不晓得吗?”和尚笑道:“我出家人吃斋念佛,恪守清规,如何会丢人?别是你们三位有了什么典故了罢?”龙涛道:“真是师傅丢了人咧。我三人都替师傅找了一夜。”慧海道:“王二,你的口音如何会改了呢?”冯七道:“他也不姓王,我也不姓张。”和尚听了,好生诧异。北侠道:“师傅不要惊疑,且到方丈细谈。”大家来到屋内,彼此就座。北侠方将龙涛冯七名姓说出。“昨日租西厢房那人,也不姓胡,他乃作孽的恶贼花冲,外号花蝴蝶。我们俱是为访拿此人,到你这里。”就将夜间如何埋伏,他自从二更去后至今并未回来的话,说了一遍。慧海闻听,吃了一惊,连忙接过包裹,打开一看,内有花氅一件、官靴、公子巾,别无他物。又到西厢房内一看,床边有马鞭子一把,心中惊异非常,道:“似此如之奈何?”

未知后文,下回分晓。

## 第六十六回 盗珠灯花蝶遭擒获 救恶贼张华窃负逃

且说紫髯伯听和尚之言，答道：“这却无妨。他决不肯回来了，只管收起来罢。我且问你，闻得此处有个小丹村，离此多远？”慧海道：“不过三四里之遥。”北侠道：“那里有乡绅富户以及庵观娼妓无有呢？”和尚道：“有庵观，并无娼妓。那里不过是个庄村，并无镇店。若论乡绅，却有个勾乡宦。因告终养在家，极其孝母，家道殷实。因为老母吃斋念佛，他便盖造了一座佛楼，画栋雕梁，壮观之甚。慢说别的，就只他那宝珠海灯，便是无价之宝。上面用珍珠攒成缨络，排穗俱有宝石镶嵌。不用说点起来照彻明亮，就是平空看去也是金碧交辉，耀人二目。那勾员外只要讨老母的喜欢，自己好善乐施，连我们庙里一年四季皆是有香资布施的。”北侠听了，便对龙涛道：“听师傅之言却有可疑。莫若冯七你到小丹村暗暗探听一番，看是如何？”冯七领命，飞也似的去了。龙涛便到厨房收拾饭食。北侠与和尚闲谈。

忽见外面进来一人，军官打扮，金黄面皮，细条身子，另有一番英雄气概，别具一番豪杰精神。和尚连忙站起相迎。那军官一眼看见北侠，道：“足下莫非欧阳兄么？”北侠道：“小弟欧阳春，尊兄贵姓？”那军官道：“小弟韩彰，久仰仁兄，恨不一见，今日幸会，仁兄几时到此？”北侠道：“弟来三日了。”韩弟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龙头领与冯七他二人也早到了。”北侠道：“龙头领来在小弟之先，冯七是昨日才来。”韩爷道：“弟因有小恙，多将养了几日，故尔来迟，叫吾兄在此耐等，多多有罪。”说着话，彼此就座。却见龙涛从后面出来，见了韩爷，便问：“四爷如何不来？”韩爷道：“随后也就到了。因他道士打扮，故在后走，不便同行。”

正说之间，只见夜星子笑吟吟回来，见了韩彰，道：“二员外来了么？来的正好，此事必须大家商议。”北侠问道：“你打听的如何？”冯七道：“欧阳爷料事如见。小人到了那里细细探听，原来这小于昨晚真个到小丹村去了。不知如何被人拿住，又不知因何连伤二命，他又逃脱走了。早间勾乡宦业已呈报到官，还未出签缉捕呢。”大家听了，测摸不出，只得等蒋爷来再做道理。

你道花蝶因何上小丹村？只因他要投奔神手大圣邓车，猛然想起邓车生辰已近，素手前去，难以相见。早已闻得小丹村勾乡宦家有宝珠灯，价值连城。“莫若盗了此灯，献与邓车，一来祝寿，二来自觉有些光彩。”这全是以小人待小人的形景。他哪里知道此灯有许多的蹊跷。二更离了河神庙，一直奔到小丹村，以为马到成功，伸手就可拿来。谁知到了佛楼之上，见宝灯高悬，内注清油，明晃晃明如白昼。却有一根锁链，上边櫟上有环，穿过去，将这一头儿压在鼎炉的腿下。细细端详，须将香炉挪开，方能提住锁链，系下宝灯。他便挽袖掖衣，来至供桌之前，舒开双手，攥住炉耳，运动

气力往上一举。只听吱的一声，这鼎炉竟跑进佛龕去了。炉下桌子上却露出一个窟窿。系宝灯的链子也跑上房椽去了。花蝶暗说：“奇怪！”正在发呆，从桌上窟窿之内探出两把挠钩，周周正正将两膀扣住。花蝶一见，不由的着急，两膀才待挣扎。又听下面吱、吱、吱、吱连声响亮，觉的挠钩约有千斤沉重，往下一勒。花贼再也不能支持，两手一松，把两膀扣了个结实。他此时是手儿扶着，脖子伸着，嘴儿拱着，身儿探着，腰儿哈着，臀儿蹶着，头上蝴蝶儿颤着，腿儿躬着，脚后跟儿跷着，膝盖儿合着，眼子是眯着，真是福相样儿！

谁知花蝶心中正在着急，只听下面哗啷、哗啷铃铛乱响，早有人嚷道：“佛楼上有贼了！”从胡梯上来了五六个人，手提绳索，先把花蝶拢住。然后主管拿着钥匙，从佛桌旁边入了簷，吱啞、吱啞一拧，随拧随松，将挠钩解下。七手八脚，把花蝶捆住了，推拥下楼。主管吩咐道：“夜已深了，明早再回员外。你等拿贼有功，俱各有赏。方才是谁的更班儿？”却见二人说道：“是我们俩的。”主管一看，是汪明、吴升，便道：“很好，就把此贼押在你们更楼之上，好好看守。明早我单回员外，加倍赏你们两个。”又吩咐帮拿之人道：“你们一同送到更楼，仍按次序走更巡逻，务要小心。”众人答应，俱奔东北更楼上安置妥当，各自按拨走更去了。

原来勾乡宦庄院极大，四角俱有更楼。每楼上更夫四名，轮流巡更，周而复始。如今汪明、吴升拿贼有功，免其坐更，叫他二人看贼。他二人兴兴头头，喜欢无限，看着花蝶道：“看他年轻的，什么干不得，偏要做贼，还要偷宝灯。那个灯也是你偷的？为那个灯，我们员外费了多少心机，好容易安上消息，你就想偷去咧！”正在说话，忽听下面叫道：“主管叫你们去一个人呢。”吴升道：“这必是先赏咱们点酒儿吃食。好兄弟，你辛苦辛苦去一趟罢。”汪明道：“我去，你好生看着。”他回身便下楼去了。吴升在上面，忽听噗咚一声，便问道：“怎么咧？栽倒咧。没喝就醉，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却见上来一人，凹面金腮，穿着一身皂衣，手持钢刀。吴升才要嚷，只听喀嚓，头已落地。那人忽的一声，跳上炕来，道：“朋友，俺乃病太岁张华，奉了邓大哥之命，原为珠灯而来。不想你已入圈套，待俺来救你。”说罢，挑开绳索，将花蝶背在身上，逃往邓家堡邓车那里去了。

乃至走更人巡逻至此，见更楼下面躺着一人，执灯一照，却是汪明被人杀死。这一惊非小，连忙报与主管，前来看视。便问：“吴升呢？”更夫说：“想是在更楼上面呢。”一叠连声唤道：“吴升！吴升！”哪里有人答应？大家说：“且上去看看。”一看——罢咧！见吴升真是无生了，头在一处，下在一处，炕上挑的绳索不少，贼已不知去向。主管看了这番光景，才着了慌，也顾不得夜深了，连忙报与员外去了。员外闻听，急起来看，又细问了一番，方知道已先在佛楼上拿住一贼，因夜深未敢禀报。员外痛加申伤，言“此事焉得不报？纵然不报，也该派人四下搜寻一回，更楼上多添人看守，不当如此粗心误事。主管后悔无及，惟有伏首认罪而已。勾乡宦无奈，只得据实禀报：如何拿获鬓边有蝴蝶的大盗，如何派人看守，如何更夫被杀大盗逃脱的情节，一一写明，报到县内。

此事一吵嚷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。因此冯七来到小丹村，容容易易把此事打听

回来。大家听了，说：“等四爷蒋平时来，再做道理。”果然是日晚间，蒋爷赶到。大家彼此相见了，就把花蝶之事，述说一番。蒋泽长道：“水从源流树从根。这厮既然有投邓车之说，还须上邓家堡去找寻。谁叫小弟来迟，明日小弟就到邓家堡探访一番。可有一层，如若掌灯时小弟不回来，说不得众位哥哥们辛苦辛苦，赶到邓家堡方妥。”众人俱各应允。饮酒叙话，吃毕晚饭，大家安息，一宿不提。

到了次日，蒋平仍是道家打扮，提了算命招子，拿上渔鼓筒板，竟奔邓家堡而来。谁知这日正是邓车生日。蒋爷来到门前，踱来踱去，恰好邓车送出一人来，却是病太岁张华。因昨夜救了花蝶，听花蝶说，近来霸王庄马强与襄阳王交好，极其亲密，意欲邀同邓车前去。邓车听了，满心欢喜，就叫花冲写了一封书信，特差张华前去投递。不想花蝶也送出来，一眼瞧见蒋平，兜的心内一动，便道：“邓大哥，把那唱道情的叫进来，我有话说。”邓车即吩咐家人，把那道者带进来。蒋四爷便跟定家丁进了门，见厅上邓车、花冲二人上坐。花冲不等邓车吩咐，便叫家人快把那老道带来。邓车不知何意。

少时，蒋四爷步上台阶，进入屋内，放下招子渔鼓板儿，从从容容的稽首，道：“小道有礼了。不知施主唤进小道，有何吩咐？”花冲说：“我且问你，你姓什么？”蒋平道：“小道姓张。”花冲说：“你是自小儿出家？还是半路儿呢？还是故意儿假扮出道家的样子，要访什么事呢？要实实说来。快讲！快讲！”邓车在旁听了，甚不明白，便道：“贤弟，你此问却是为何？”花冲道：“大哥有所不知，只因在铁岭观小弟被人暗算，险些儿丧了性命。后来在月光之下，虽然看不真切，见他身材瘦小，脚步伶便，与这道士颇颇相仿，故此小弟倒要盘问盘问他。”说毕，回头对蒋平道：“你到底说呀，为何迟疑呢？”

蒋爷见花蝶说出真病，暗道：“小子真好眼力，果然不错，倒要留神。”方说道：“二位施主攀说，小道如何敢插言说话呢？小道原因家寒，毫无养赡，实实半路出家，仗着算命弄几个钱吃饭。”花蝶道：“你可认得我么？”蒋爷假意笑道：“小道刚到宝庄，如何认得施主？”花冲冷笑，道：“俺的性命险些儿被你暗算，你还说不认得呢。大约束手问你，你也不应。”站起身走进屋内，不多时，手内提着一把枯藤鞭子来，凑到蒋平身边，道：“你敢不说实话么？”蒋爷知他必要拷打，暗道：“小子，你这皮鞭，谅也打不动四大爷。瞧不的你四爷一身干肉，你觑面来试，够你小子啃个酒儿的。”这正是艺高人胆大，蒋爷竟不慌不忙的，答道：“实是半路出家的，何必施主追问呢？”花冲听了，不由气往上冲，将手一扬，刷、刷、刷、刷就是几下子。蒋四爷故意的哎哟道：“施主，这是为何？平空把小道叫进宅来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就把小道乱打起来。我乃出家之人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哎哟！哎哟！这是从哪里说起？”邓车在旁看不过眼，向前拦住，道：“贤弟，不可，不可！”

不知邓车说出什么话来，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七回 紫髯伯庭前敌邓车 蒋泽长桥下擒花蝶

且说邓车拦住花冲道：“贤弟不可。天下人面貌相同的极多，你知他就是那刺你之人吗？且看为兄分上，不可误赖好人。”花蝶气冲冲的坐在那里。邓车便叫家人带道士出去。蒋平道：“无缘无故，将我抽打一顿，这是哪里晦气。”花蝶听说“晦气”二字，站起身来又要打他，多亏了邓车拦住。旁边家人也向蒋平劝道：“道爷，你少说一句罢，随我快走罢。”蒋爷说：“叫我走，到底拿我东西来，难道硬留下不成。”家人道：“你有什么东西？”蒋爷道：“我的鼓板招子。”家人回身，刚要拿起渔鼓简板，只听花冲道：“不用给他，看他怎么样！”邓车站起，笑道：“贤弟既叫他去，又何必留他的东西，倒叫他出去说混话，闹的好说不好听的做什么！”一壁说着，一壁将招子拿起。

邓车原想不到招子有分两的，刚一拿，手一脱落，将招子摔在地下，心下转想道：“呀！他这招子如何恁般沉重？”又拿起仔细一看，谁知摔在地下时，就把钢刺露出一寸有余。邓车看了，顺手往外一抽，原来是一把极锋芒的三棱鹅眉钢刺。一声哎呀道：“好恶道呀！快与我绑了。”花蝶早已看见邓车手内擎着钢刺，连忙过来，道：“大哥，我说如何？明明刺我之人，就是这个家伙。且不要性急，须慢慢的拷打他，问他到底是谁？何人主使，为何与我等作对。”邓车听了，吩咐家人拿皮鞭来。蒋爷到了此时，只得横了心，预备挨打。花冲把椅子挪出，先叫家人乱抽一顿，只不要打他致命之处，慢慢的拷打他。打了多时，蒋爷浑身伤痕已然不少，花蝶问道：“你还不实说么？”蒋爷道：“出家人没有什么说的。”邓车道：“我且问你：你既出家，要这钢刺何用？”蒋爷道：“出家人随遇而安，并无庵观寺院，随方居住。若是行路迟了，或起身早了，难道就无个防身的家伙么？我这钢刺是防范歹人的，为何施主就迟疑了呢？”邓车暗道：“是呀！自古吕祖尚有宝剑防身。他是个云游道人，毫无定止，难道就不准他带个防身的家伙么？此事我未免莽撞了。”

花蝶见邓车沉吟，惟恐又有反悔，连忙上前，道：“大哥请歇息去，待小弟慢慢的拷他。”回头吩咐家人，将他抬到前面空房内，高高吊起，自己打了，又叫家人打。蒋爷先前还折辩，后来知道不免，索性不言语了。花蝶见他不言语，暗自想道：“我与家人打的工夫也不小了，他却毫不承认。若非有本领的，如何禁得起这一顿打？”他只顾思索，谁知早有人悄悄的告诉邓车，说那道士打的不言语了。邓车听了，心中好生难安，想道：“花冲也太不留情了。这又不是他家，何苦把个道士活活的治死。虽为出气，难道我也不嫌个忌讳么？我若十分拦他，又恐他笑我，说我不担事，胆特小了。也罢，我须如此，他大约再也没有说的。”想罢，来到前面，只是花冲还在那里打呢。再看道士时，浑身抽的衣服狼藉不堪，身无完肤。邓车笑吟吟上前，道：“贤弟你该歇息歇息了。